



# 史摇逸真摇禅

## 第十四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正夫纲义激沈全

诗曰：

天道任奇幻，丈夫自侠烈。  
片纸燃死灰，一言蹶跌鳖。  
直可死回生，能令懦成杰。  
血性不委蛇，纲常宁玷缺？

话说林澹然得了仙传诗句，发付狐狸道：“看真人之面，饶汝一死，向后改过自新，不可重蹈前非。明早俺同太公到你洞中相会。”狐狸叩头而去，倏然不见。太公大喜拜谢：“吾师真天神也！夙世有缘，得遇恩师，救了小儿性命。”林澹然道：“此乃老丈洪福，山僧何功之有。但不知独峰山五花洞在于何处？”太公道：“离此不远，有人认得。”随教家童安排蔬菜，整顿酒饭。吃罢安歇。

次早，太公和林澹然率领童仆，一同到独峰山来，及寻到五花洞口，静悄悄并无入迹，但见兔鹿成群，鸦鹊乱噪。张望洞里时，又深又黑，不敢走入，只在外面东张西望。转过一个山嘴，远远又见一女人，年可三十已上，身穿白绢衫儿，下面系一条绿纱裙子，不施脂粉，淡雅梳妆，容颜娇艳，飘逸动人，手执铁锹，独自个在山弯里掘草药。

有诗为证：

狐魅从来不惑人，人心狐魅自贪淫。

淫除贪释存忠正，邪亦归真奉秘经。

林澹然向前问道：“娘子，借问这山五花洞里可有人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长老问他做什么？”林澹然笑道：“有一个相识在此修行，特来相访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长老快行，不要问他，山洞里谁人敢来修行？里边都是些山妖野怪、蛇魅猪精豺狼虎豹、狐狸魍魉，不计其数。你这五、六人若进洞去，不够与这伙妖一餐点心，快回去吧，不要当耍，要吃人哩。”家童听了，惊得魂不附体，牙齿相打，两脚都是软的，急忙奔走。林澹然止住道：“太公，不必心慌，有俺在此。”又问那妇人道：“既然那洞中有精有怪，俱要害人，娘子为何不怕，独自一个在此掘草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们久居于此，和这洞中却是比邻。古人云：兔儿不吃窝边草。故此不妨。”

内中一个家童埋怨道：“昨夜刚刚捣了一夜鬼，老师傅只是杀了那精怪才是，反被他脱空抽谎逃遁去了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不然，那笺纸上仙笔犹存，岂肯相戏？这都是妇人一派胡言。不要理他，我们再去找寻，定要见个明白。”太公阻道：“那里去寻他？多是捣鬼，老师不如且回，另日再来吧？”那妇人接口道：“正是，老人家要做急回去，这些妖怪常说：‘后生的细皮嫩肉，腹饥得快，不如老头儿皮坚骨硬，有些咬嚼。’专要吃老的。你们若撞见妖精时，老人家却先到口。”太公听罢，心胆皆落，扶着拐杖转身便走，后边家童也一齐都跑了，止有林澹然立定脚不动。只见那妇人拍手呵呵大笑，现出原身，却就是夜间迷张大郎的狐狸。

林澹然喝一声道：“畜生好大胆，辄敢狐假虎威，如此来侮弄俺？”狐狸跪下道：“非敢侮弄，小畜绝早即在此等

候爷爷，不知太公等俱来，故斗胆作戏，耍他一耍。不想认了真，就慌张走了。”林澹然忙招手叫太公转来。太公和家童正走，听得林澹然叫声转来，站住脚回头看时，林澹然远远引手相招。太公等回步转身前，见是这个狐狸立在身旁，太公问道：“老师，小狐狸倒来了，妇人何处去了？”林澹然带笑指着狐狸道：“这不是扯谎的妇人。”太公怒道：“这畜生倒会扯空头惊我老人家！快伸过腿来，与林长老打三、五十杖，消我这口气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他是真正畜生，且饶这一次。”众人都笑。

狐狸引着一行人进洞里来，可煞作怪，外面看洞里时甚是黑暗，进到里面，反觉明亮。原来是山岩倒照，故此外暗内明。一望时峭壁奇峰，果然是洞天福地，看不尽奇花异卉，仙草灵芝，涧水澄清，重山叠翠，实是好景。但见：

阆苑名山，蓬瀛福地，隐士避人之境，神仙修炼之乡。层层叠叠重峦耸翠，分明是华岳三峰；突突兀兀峻岭横空，哪数庐山五老？进一洞，又进一洞，倒挂的怪石玲珑；转一湾，又转一湾，壁立着青松蓊郁。高高下下悬崖峭壁，呦呦麋鹿衔花；缠缠绵绵附葛攀藤，两两猿猴献果。山岩里几处琳琳琅琅，如敲金击玉，数道清泉喷雪浪；头顶上一声咿咿哑哑，似龙笙凤管，一双白鹤唳青空，夹道上瑶草奇花，浦路中紫芝贝叶。清清净净不染着半点尘埃，杳杳冥冥那识有人间甲子。仙鹤噪枝如报喜，浮云出洞本无心。

这狐精引林澹然走入洞天深处，不异仙境，里边有无数小狐精，见人来慌忙窜避。狐精请林澹然、张太公坐石凳上了，自奔入小洞里去，不移时献出仙桃异果、蜜酪杏仁，林

澹然同太公吃了几个，余者令与家童。林澹然问：“那一块宝石在于何处？”狐精指道：“那西南青青洁洁兀的却不是也？”林澹然上前看觑，果然好块青石，方围高四尺有余，四边俱蔓紫苔，石面平如明镜，光润细洁，倚着一株大柏树，顶上覆着柏叶，团团如盖。林澹然叫：“老狐，你站开。”用左手石上依样画符一道，轻轻扣了三下，只近得豁刺地一声响，此石分为两下，就如刀削一般两块裂开。狐狸、太公等也都上前来看，中间有一石匣，匣内有书三册，林澹然顶礼三匝，然后取出。怕狐精有变，不敢开看，即藏于袖中，和太公等径出洞门。老狐叩头自去了。

一行人回到庄里，张太公欢喜无限道：“老朽根生土长在此，只知这独峰山，未曾晓得有洞天福地，如此仙境，若非吾师提挈，何能一见。适间古中之书，是什名色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小僧也不曾开看。”当时在厅上焚香展开，原来第一册，面上书着《天书秘策》，内中俱是观星望气、排兵布阵、驱神役鬼之法；第二册面上书着《地衡秘策》，内中尽是奇门遁甲、堪舆地理、阴阳术数之法；第三册面上书着《人权秘策》，内中却是补阳炼阴、降龙伏虎、超天缩地变化之法。林澹然看罢，不胜之喜。张太公道：“人有善愿，天必福之。吾师广行阴德；兼有宿缘，得此天书，非同小可。”林澹然谢道：“此皆托太公福庇，感谢不尽。”

有诗为证：

灵符秘策鬼神愁，妙彻三天入九幽。

诸葛当年扶蜀主，林僧今日证真修。

却说林澹然自得天书，第日默诵，书符念咒，心下自觉灵通。又在张太公庄上住过月余，张大郎病体渐渐痊愈，容

颜复旧，饮食起居如故。太公父子二人深感林澹然之德。款待如父母一般殷勤周密。一日，林澹然思念故乡，辞别张太公父子要行，张太公与二郎再三留住不放。林澹然道：“小僧在贵庄搅扰多时，感恩不浅。但小僧久游方外，今欲归故园，暂且告别，而图后会。”太公心下不舍，道：“小儿被魅，名已登鬼箒，幸吾师救拔，得全性命，恩若丘山。老朽久怀修行之心，恨无接引之路，今得吾师早晚教诲，受益实多，岂忍遽别？况狐精畏吾师威德，故不敢来，倘吾师去后，此怪复来，小大之命又难保矣。吾师不嫌小庄鄙陋，改为佛堂，在此修持，朝夕相处，胜如云游远方，奔驰辛苦，乞老师三思，幸勿推阻！”林澹然辞道：“贫僧在此叨扰已久，今日之别，非是无情，实欲归故乡一探父母坟墓，以终天年耳。”

张找道：“敝境亦是东魏地方，又非他乡外国，小庄虽窄，颇可容身，粗茶淡饭，足供朝夕。吾师出家人，随处为家，何必如此坚执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二郎恁般说时，使小僧措身无地矣。非有他说，只因在此搅扰，心实不安。”张太公道：“吾师此别，相会未卜何日，使老夫恋恋不舍，心实黯然，小儿无福，不能终获庇佑。”说未毕，泪随言下。林澹然道：“贫僧何德，感承贤乔梓如此相爱，何以克当。使小僧不忍相别，愿在此朝夕聆教。”张太公父子大喜。自此林澹然住在张家庄内，择日妆塑佛像，改造禅堂方丈，后面另起卧室厨房，修缉墙垣完固，拨三、四个家童服侍，洒扫炊爨。张太公使人馈送不绝，时常往来，谈禅讲道。

荏苒之间，不觉寒来暑往，又早一载有余。林澹然朝夕演习天书，自天文星象以至术数阴阳，无不精妙，虽然安逸

清闲，但朝夕记念杜成治和李秀，放心不下。后闻得传言杜成治受惊物故，朝廷抄没家产，暗中垂泪叹息，寝食不安。继后又闻得梁国人来说，杜都督妾生一遗腹之子，心下私喜，恨不能一见，只是难返梁国，怏怏而已。当下适值隆冬天气，彤云密布，瑞雪飘扬，自早至午，看看下得大了。

怎见得好雪，宋贤有赋为证：

时惟岁暮，序值隆冬，拥红炉而不暖，披垂裘之蒙茸。爰蹇云气，凜列阴风。瞻昏霾之四合，睹冰霰之集空。始皆飘飘洒洒，顷之霏霏茈茈；如鹅毛之细剪，似玉帛之零空。张君无由会莺红于月下，郝子何能晒诗书于腹中？程门伫立，盈尺弥恭；江阴访故，半道返踪。谢蕴之才高，不言飞絮；子卿之节劲，独矢孤忠。翳边城之逋寇，银夏忽丧夫黄屋；彼湖阳之谪夫，蓝关漫拥乎青骢。披鹤氅而绕竹，神翁举逸；指白马而作赋，子建才充，以至渔人独钓，学子勤攻，寒江披一蓑于芦荻，庭馀映万卷之雕虫。嗅梅花于岭上，折竹稍于修丛，号猿声于谷口，印虎迹于林东。乱曰：儿童喜而埏为人兽兮，且幻出夫奇峰；诗人感而形诸吟咏兮，拟麻衣之色同。农庆为瑞，士征为丰。唯寒素之怨尤兮，苦裂肤于陶穴；羌戍卒之甲冷兮，悲堕指于胡风，彼华堂欢宴檀板兮觉犹嫌乎酒薄；况山僧独宿纸帐兮，又何堪寂寞之情惊！

林澹然策杖独立柴门内竹屏边看雪，只见一个黑瘦汉子，驮头戴卷檐毡帽，穿青布道袍，脚着多耳麻鞋，背上斜驮包裹，手里撑着雨伞，张头探脑望着门里。林澹然正欲问时，那汉放下伞走入门来，对澹然声诺，问道：“师父，这

时可知道有一位林长老么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俺这里不知，别处去问。”那汉道：“原在京都妙相寺中为副住持的，因触犯了梁主，逃奔出来。一路打听消息，寻到此间，闻说在这地方左近路藏顿，师父岂有不知？”林澹然怒道：“俺出家人那管闲事？快出去，不要在此缠绕。”那汉又仔细看了半晌，把伞柄顿一下，笑道：“几乎错了，林老爷休得相瞒，老爷正是林住持。虽不认得详细，却也曾在图像上记得明白。今日相逢，他乡遇故，也不枉了小人一场跋涉。”林澹然惊道：“足下是谁？那里相会？为何认得林某？”那汉道：“暂借一步告禀。”

二人同到佛堂上来，那汉放下包裹，纳头下拜。林澹然扶住道：“足下何姓，从何处来此，敢劳重礼？”那汉拜罢，道：“老爷与小人是旧邻，曾相见数次，为何忘了？”林澹然思了一会，道：“虽然面善，实忘记了尊姓。”那汉道：“小人姓沈名全，浑名叫做‘蛇瘟’便是，住在妙相寺后墙小巷内，每常寺中往来，老爷却也曾会面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原来就是沈兄，黎赛玉娘就是你浑家么？”沈全道：“正是小人妻子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向闻人说你出外为商，怎地不回家去，却来寻俺，有何话说？”

沈全道：“一言难尽。小人被赵蜜嘴老猪狗将些资本借我，赚我在外生理，只道他一团好意，不期出门之后，将这浑家引诱与那野驴钟守净通奸。今春小人回家，听得街坊后人沸沸扬扬，讲这钟守净反怪林住持好言谏讽，朝廷处暗用谗言逼他走了。小人初时不信，数日之后，试探妻子，果有外情。欲待杀了这淫妇奸夫，又一时难以下手；欲待捉奸告理，争奈这厮结交豪贵，上下情熟。况朝廷宠他，势焰滔

天，又教人暗中害我，故此充家出外，别作良图。不想行至定远剑山下过，被伙强人虏上山寨，小人哭诉其冤，幸得苗寨主认是同乡，收留帐下为一头目。苗寨主悬念住持林爷单身奔窜，不知下落，故差小人从梁至魏，遍处寻访。前村问着樵夫，说张太公庄上有一长老如此模样，故寻至此间，果是林老爷。苗寨主有书在此。”说罢，打开包裹，取出书札，双手呈上，林澹然接书，吩咐人道：“陪沈兄方丈中酒饭。”拆书看时，书上写道：“苗龙顿首百拜：睽违师范，倏尔一春，遐想大恩，无由仰报。前者偶尔相逢，私喜倘能得效犬马，不期又成离别，使人怅然。近闻李季文虽蒙宽纵，不能得脱囹圄，实是度日如年。今春正月十三夜，某私闯入牢，欲救李兄逃出，不料被人识破，几乎两命俱倾，幸带得钱多，随处贿赂逃脱。今愤气招集人马，已得精锐数千，精草俱足，意欲整顿军马，攻破城池，杀尽奸僧淫妇，救出李兄，与天下吐气。然而智短力绵，未敢轻举，特恳恩师驾临指挥，以成义举，万乞留神。倘慨然飞锡枉顾，则慰藉不独在龙，实天下之共望也！专候回示。外奉赤金二锭、白珠百颗，聊申薄敬，希叱入为荷。”

林澹然看罢，暗想道：“苗龙一介卤夫，亦知大义，然俺既入禅门，岂可复行军旅之事？欲救李秀，吹毛之力，何必兴兵动将，自惹祸胎。”当晚留沈全宿了，灯下修书封固。次日赠沈全盘缠二两，并回书一封，发付回寨。沈全道：“薛、苗二大王差小人接住持爷同归山寨，怎地不去？”林澹然笑道：“俺出家人怡情山水，久耽疏懒，不涉世务矣。烦你拜上二寨主，多谢厚礼，凡事须行方便，不可恣害生灵，相会有日。你须一路小心谨慎，关津盘诘甚严，书可

藏好，不宜耽搁，速回山寨。”

沈全拜辞而去。一路无词，径到山寨里，却值薛志义、苗龙在殿上饮酒，沈全唱喏。苗友道：“差你去寻林住持，可曾见么？”沈全道：“小人费尽心机，得以东魏广宁县石村山下张太公庄上，寻见了林住持。住持十分之喜，书札俱已收下，有回书在此。”薛志义道：“一路辛苦。”叫喽罗：“赏沈全酒二瓶，肉一腿，且去将息。”沈全叩头谢赏，自和一班儿弟兄接风吃酒去了。苗龙当席拆书与薛志义同看，上写道：“客春叨扰，感激不胜；今辱厚仪，叨惠更重。二史各负雄才，堪为世用，而据山虏掠，恐非良谋。日者朝廷佞佛，变乱渐生，上下焚修，尽崇释教。老僧仰观天象，不十年间，国家将为他有。二兄可召集士卒，多畜粮草，广行仁义，延接四方豪杰，待时而动，辅佐明主以图大业，留名青史，此大丈夫之所为也。第不可损害贤良，妄行杀戮耳。李兄一事，足见苗兄仗义任侠，可敬可仰。窃思皇都守卫甚严，兵将如蚁，以三、二千乌合之众，敌数十万精勇之帅，如驱羊搏虎，鲜有不败者也。仆得异术，可救李兄，敬画灵符一纸，烦差精细健卒入狱中，付与李秀，教他岁终除夜，乃丁亥日辰，六丁神将聚于巳时，可贴符额上，写路径于符下，作速遁出，自有神护，并无阻碍。半日间，可相会于山寨矣，密机勿泄，至嘱至嘱。老朽无能，习懒成癖，已无意尘寰里，非敢妄夙雅也，统希情谅。不宣。”

薛志义、苗龙看罢，感叹不已，藏符匣内。次日苗龙差一本乡心腹喽罗，原来是个缝皮待诏，曾与李秀识熟，分付如此如此而行。喽罗谨藏了符，挑了一副皮担家伙，取路进京。不一日已到京都，进得城门，挑着皮担，一直奔清宁卫

大狱里来。此时却值年终岁逼之际，这些囚犯亦都要修补旧鞋过年，倒也忙忙的修补不送，喽罗一面缝鞋，一面张望李秀。只见李秀拿着一双新鞋，出来道：“待诏，替我缝一双主跟。”喽罗接了鞋子，见身畔无人，轻轻问道：“李季文，一向好么？”李秀记得起，道：“在下与兄阔别许久，何期今日得见！”喽罗腰边摸出一个封儿来，暗暗递与李秀，附耳低言道：“灵符一道，如此如此，速行莫滞，快到山寨来相会。”李秀接符藏于袖中，喜从天降，走入里面凑些散碎银子，谢了喽罗。喽罗急急缝了几双旧鞋，慌忙挑担出狱，取路自回山寨去了。

且说李秀得了灵符，心中暗喜。看看又是除夜，李秀预先收拾银两，写路程在符下，额角上贴了灵符，试行几步看，心里就如撞小鹿儿相似，慌张起来。果然好神符妙术，李秀两脚即有神鬼拥护，走不上十余步，已近监口，见狱门半开，大着胆索性撞将出去，并无人见，直出清宁卫衙门，亦无一些阻拦。取路飞奔北门外来，却似云推风卷，耳边只听得嗖嗖地响，足不沾地，那消三、五个时辰，已到山寨关口，天色傍晚。

李秀抬头看时，关门早闭，随即高声叫门。关上喽罗喝问是谁，李秀答道：“是我，李秀。”喽罗道：“是李将军来了么？”李秀道：“正是来了。”喽罗道：“既是李将军，为何不见形影？”李秀道：“我站在这里，为何不见？”一个喽罗道：“却不作怪？只听得人声，不见人形，莫非我和你着鬼了？”李秀道：“二位壮士，一个人站在关前讲话，休得取笑。”两个喽罗四围张望，不见人影，齐嚷道：“不好了，何处来这一个屈死野鬼，假名托姓在此缠绕？快进去，进

去！”一面嚷，一面念“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”勒？

第二门喽罗听得外边喧嚷，一齐拥出来，只见两个喽罗在那里喊叫有鬼，问：“鬼在那里？这等大惊小怪！”喽罗道：“适才有人叩门，开关问他，说是李将军越牢而来，仔细看，又不见人。再问时。照前答应，东捞西摸，不见一些，却不是鬼怎的？”众喽罗不信，喝道：“胡说，那有此事？”正要赶出来问，忽听得面前有人道：“李秀在此，不须出去。”众喽罗失惊道：“李将军，你在那里说话哩？”头顶上应道：“我在你面前，立的不是？”众喽罗佇目细看，又不见人，俱各呆了。内中一个乖觉的道：“不要慌，此事来得蹊跷，且去报与二位大王得知，再做理会。”

管门喽罗报入寨中，薛志义、苗龙亲自来看，一路点着灯火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李秀见勒龙来到，慌忙迎着施礼，道：“苗二哥，间别久矣，好享福也。”苗龙道：“李大哥既到来此，为何躲了，不近前相见？”李秀道：“小弟在这里拜揖，却怎生皆言不见。”苗龙叫喽罗高执火把，四围遍处照燎，只不见人。苗龙低头一想，拍手笑道：“聪明一世，失智一时。李大哥，你额上灵符可曾揭去么？”李秀道：“未曾揭去。”苗龙道：“是了。快揭符相见。”李秀即伸手将额上灵符揭下，不觉滴溜溜在虚空跌将下来，睡在地上。

有诗为证：

李秀一村夫，遥闻近却无。

不因灵秘术，怎得出囹圄！

众喽罗向前扶起，一同欢笑入寨里上殿，李秀下拜道：“小弟监禁大狱，自分死期将近，今蒙寨主与苗二哥救拔，得以出狱，实再生之德也！”薛志义、苗龙答礼，道：“大

哥下狱，使小弟等寝食不宁，幸得聚义，实出望外。此非二弟之力，乃林住持之妙法也。”邀入后殿饮宴，三人谈笑欢喜，至夜深寝了。次日杀牛宰马，祭赛天地。三人在殿上焚香歃血。拜为兄弟，薛志义年长为兄，立为寨主，李秀坐了第二把交椅，苗龙坐了第三把交椅，次序而坐。小喽罗都来参拜了新大王，大吹大擂，饮酒庆贺。

苗龙说及林住持近来得了异术，远寄这一道灵符，救李二哥出来，实为奇异。李秀道：“林住持别后，不知逃往何处去了，他是万夫之敌，又兼能行法术，苗三弟即知他踪迹，何不接他上山？天下无人敢当矣。”薛志义道：“贤弟不知，林住持向日逃难之时，亦曾经我这里过，再三款留不住，坚辞去了，目今在魏国石楼山庄上。为贤弟受苦，又去求他上山，同举大事，欲要攻破皇城，救取贤弟出来。林住持再三推托，止传授灵符一道，以救贤弟，果得相会！我山寨中若得此人，何愁四海群雄？”

正说话中，适值沈全执壶斟酒，李秀看了道：“这人好生面熟，那里曾相会来？”沈全道：“小的好几次到大王店里吃酒耍子，又来赌钱，大王却忘了？”苗龙笑道：“兄岂不知，这就是钟守净那话儿的对头，浑名唤做蛇瘟沈全。”李秀拍掌道：“这厮真实是个蛇瘟！男子汉一个浑家也管不得，容他去相交和尚。罚一大觥酒！”众人抚掌大笑。

沈全彻耳通红，自斟着酒吃，禀道：“三位大王止念感恩，不思报怨。林老爷大德，固当重报；钟和尚大恶，不可不诛。就是小人们，也是有气性的，见淫妇奸僧通情来往，忿忿怀恨，怎能够一刀砍死，才消些气！可奈身单力弱，孤掌难鸣，没奈何暂且含忍。今三位大王如此英雄，有了军

马，何不杀至妙相寺，将这些淫秃尽行诛戮，也教江湖上好汉传说一声，岂不是流芳百世？”李秀拍着桌子道：“这人也讲得是！蛇无头而不行，大哥，三弟，何不择日起兵，杀这些和尚，以消林住持之恨？”苗龙笑道：“薛大哥与小弟每每在心要发军马，诛此恶僧，因无良谋，不敢兴兵。日者己曾请林住持上山商议此事，他有回书在此，二哥一看，便知分晓。”令管文房头目取书出来。

李秀看罢，笑道：“据林住持所言，皇都地面，一时难以进兵。依小弟愚见，杀这钟和尚，只在反掌之间耳。”薛志义道：“二哥何计可以杀之？”李秀道：“若依我这一计，不必兴兵发马，厮战争持，止用我兄弟三人，管取结果了一寺和尚。”苗龙道：“这妙相寺殿宇广阔，僧众极多，不比别的去处，本寺和尚，何止五、七百众，外有游方挂搭僧人，不计其数。怎地只我三人，就能杀得许多和尚？”李秀道：“大哥勇猛，三弟聪明，却不知兵行诡道。比如寺中和尚，要我等一个个亲手杀过，毕竟有些漏网，安能尽绝？必须如此如此而行，管教他一寺秃驴尽遭毒手，走了半个，不算好汉。”薛志义道：“此言暗与韬铃合，初出茅庐第一功！”苗龙道：“倘有追兵，不放出城，如之奈何？”李秀道：“这又有计了，只消恁地这般，若有官军追来，杀他片甲不留，方显我弟兄们英雄手段。”薛志义大笑道：“有如此妙计，何况杀这几个秃驴，便与梁主争衡，又待何如！”三人大悦，酣歌畅饮，尽乐通宵。李秀自差人到鸡嘴镇搬取浑家和伴档上山欢聚。不提。

再说钟守净自从在梁主驾前暗用谗言，逼林澹然离寺之后，放心大胆，昼夜和黎赛玉取乐。本寺大小和尚暗暗怨

骂，只畏钟守净财势滔天，又见林澹然的样子，因此钳口结舌，无人敢谏，有正气些的，都离寺云游去了。便是行童来真通了消息，又有奉承钟守净的背地说他搬嘴弄舌，以致林澹然知风逃窜。这钟守净听了大怒，把来真朝捶暮打。受苦不过，也逃亡去了。次后沈全回家，暗中又着人去害他性命，有人通风，沈全得知，弃家逃命。钟守净又在本府用了钱，诬告沈全做窃盗、在逃人犯，叠成文卷，做了一个照提，自此拔出眼中钉，挑却肉中刺，果然朝朝七夕，夜夜元宵，恣意淫欲，生来无忌。后来赛玉有孕，钟守净央赵婆赎一贴堕胎药，打了冷子宫，再不孕了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又早过了三个年头，此时正值太清二年，正月元旦之日，年规拜忏斋天。当日，钟守净率领寺中大小僧众，在大殿中拜诵水忏。将近午后，霎时间狂风大作，灯烛皆灭，满殿拥起烟雾。钟守净大惊，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言未毕，只在正梁上飞下一条大蟒蛇来，遍体皆黄亮如金色，双眼闪烁，口中喷火，身長二丈有余，昂着头，张大大口，径奔钟守净。守净慌张无措，拼命往东道罗汉堂跑躲，众和尚丢了经卷，各自逃生。那蟒蛇不奔别人，怒目切齿，飞也似来追钟守净。守净赶入罗汉堂里，却无去路，将近身踊身一跳，跳上寿亭侯关爷神橱里法身之后，做一堆儿蹲着。那蛇见了关爷圣像，昂头张望，不敢上橱，只有四周盘绕。钟守净躲在橱里，身子惊得软了，牙齿捉对儿斯打，颤栗不住，暗想：“这蛇奔上来之时，性命却在顷刻间。”心里慌张。

猛听得一人高声喊入罗汉堂来，道：“住持不要慌，有我在此！”听声音时，却是徒弟雷履阳。这雷履阳原是弄蛇

的乞丐出身，亏着族叔在寺做道人，荐这侄儿与钟守净为徒。因他能言会语，随机应变，守净最早听信他，待为心腹，当下，见蟒蛇来赶钟师父，他还倚着旧时手段，撩起半截道袍，伸拳裸臂，大步抢向前，捉那蟒蛇。那蛇见了雷和尚，昂头喷火，径直奔过来。雷履阳伸开大手，吐出涎唾将手擦了擦，跳上一步来捉那蟒蛇。却好那蟒蛇直窜上来，被雷履阳一手抓住七寸，意欲提起来搯死，不期这蛇重的厉害，双手也提他不起，被他调转尾梢，豁刺地左脸上打了一下。雷履阳打得昏晕，欲待挣扎，那蛇又调起尾梢，右脸上复打一下。雷履阳叫一声：“啊呀，不好了！”手已撒开，睡倒地上。那蛇昂起头来，将雷履阳脖颈上紧紧地盘绕住了，围将拢来，抵死不放。

钟守净在神橱里张望，看见雷履阳被蛇盘住，大声喊叫：“快来救人！”这合寺和尚、道人、行童各持器械，呐喊上前。那蛇见众人来的凶涌，放了雷和尚，窜起罗汉堂半空，盘旋了一会，满身是火，火焰射人，看得众和尚眼都花了。又听得一声响亮，如山崩地之声，那蛇冲破两扇格子，夺窜出去。众僧一齐发喊，赶出后殿花园里来。那蛇回头看了几眼，径溜入荷花池里。

此时腊尽春初，雨雪甚多，水平池岸，众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回身，论道：“且去救了雷师兄再作理会。”复进罗汉堂来，钟守净已在那里啼哭，雷履阳七窍流血而死，众僧惊得面如土色。钟守净哭了一会，众僧讲：“蟒蛇溜入池中去了。”守净分付：“打点棺木收殓了，抬出门外权厝，待春尽下火焚化。”

当晚，钟过净和满寺和尚俱心惊胆颤，不敢就枕，聚在

一处商议。钟守净道：“有此异事，实是不祥。”一个和尚道：“这黄蛇钻入池内，谅无窟穴可出，乘今夜无人知觉，车干池水，除了这孽畜，也省得住持和我等悬悬挂胆。”钟守净道：“此言论得是。”即忙取出三架水车，装起车头、水轴，选十数个后生和尚、精健道人，傍池架起水车，一齐踏动，戾起池水。

刚刚车了一夜，方才水干，只见池心里插着赤亮亮直逼逼的一物件，半截埋在土里，半截露出土上。众人看了，指道：“兀那黄的不是蛇也？”钟守净向前细看，却原来不是蛇，是林住持那一条熟铜神杖，俱各大惊。有一个勇健胆大的和尚，脱了上衣，跃身跳入池内，来拔这禅杖。就如蜻蜓摇石柱一般，莫想分毫摇动。招呼众人相助，有几个兴高的少年和尚，都跳下池中，一齐摇拔。不摇时尤自可，众僧用力摇拔之时，更是作怪：那禅杖一步步缩入土内去，一霎时不见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钟守净分付道人：“取几柄锄锹来，掘下去看。”众和尚呐一声喊，并力掘土。

正是：

从前做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

不知掘下去见些什么异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